3月21日北大“春之声”音乐会观后感

3月21日晚，我来到北大百年讲堂，欣赏了由北京交响乐团带来的北大专场音乐会“春之声”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身临现场，近距离欣赏由北京交响乐团带来的精彩演出，因此心中格外兴奋。

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在百年讲堂观众厅，可容纳2000余人。我们到会场时已经接近开演时间，放眼望去，人头攒动，座无虚席，可以看出这场演出对于北大学生还是有相当高的吸引力（开演前一两天我在未名bbs上看到很多手慢的同学发帖求票）。虽然人很多，但并没有出现公众场合常有的大声喧哗，四处随意走动等混乱情况，现场秩序井然，这也显示了北大学生深厚的文化素养和良好的道德素质。

在安静地等待中，交响乐团的成员们陆续登上舞台，当乐队指挥谭利华先生走上舞台中心站定时，演出也即将开始了。

与一般的演出不同，在正式开演前，谭先生对本次演出的曲目一一进行了简要介绍，为对此次演奏曲目不甚了解的同学们做了扫盲。上半场的曲目以圆舞曲居多；下半场则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36号《F小调第四交响曲》。

上半场

演出在肖斯塔科维奇的《节日序曲》中拉开帷幕。小号和圆号的合奏，瞬间将我带到了节日的浓烈气氛中。定音鼓的声响如同礼炮的轰鸣，短暂的弦乐过后，号角声再度响起，其他管乐器也加入进来，热烈而欢快，使人联想起节日期间大街上欢乐的游行队伍。

之后乐曲速度加快。单簧管的主题与大提琴的副部主题交相辉映，进一步表现了欢乐的心情，表现了人们的欢乐感与幸福感。结束时，开场主题再次加入，进一步渲染了主题气氛，乐曲在高潮中圆满收束。

之后乐团演奏了几首圆舞曲。有施特劳斯的《春之声》，也有比才的《卡门》。中间插了一首国人的《祖国颂》，我在欣赏之后，感觉国内音乐改编而成的协奏曲与国外相比，各具特色。《祖国颂》的抒情性强一些，但由于是歌曲改编，不存在副主题，也没有一个主题乐句的反复变奏，伴奏除了给出节奏外，效果不明显；西方圆舞曲则往往有变奏，有副主题，在和弦中烘托情感，因此全曲在乐句富有变化的反复中显得结构分明，章法严整，气势恢宏。

在演奏过程中，交响乐团的专业水准令我敬佩不已。在谭先生娴熟的指挥之下，弦乐组，木管乐组，铜管乐组以及打击乐组，分工明确，井然有序，此起彼伏，时轻时重，时缓时急，乐曲中蕴含的情感在乐队的变奏中，被渲染得淋漓尽致。

下半场

下半场开始时，谭先生说：“只听通俗的管弦乐和小品是不够的。所以，我们希望大家能欣赏一些更为高雅的音乐形式，给大家带来了大部头的，整套的交响曲——柴可夫斯基的《第四交响曲》。”

事先我查过一些资料，柴可夫斯基在创作这首曲子时心情并不算好。当时正值十九世纪六十年代，“俄国好象从昏睡病中醒了过来，人人都觉醒了，人人都开始思索，人人都充满着批判精神”。沙皇政权慑于席卷全国的农民骚动，采取了废除农奴制的改良措施。在阴暗的俄罗斯大地上，出现一线“曙光”。俄国知识分子的民主思潮，又在微幕的晨光中萌发出盎然春意。

然而，乍暖还寒。沙皇专制的严酷风雪很快摧毁了人们心田中刚刚泛起的春色。俄罗斯又陷入压抑、窒息的“黑暗王国”。时代在俄国知识分子心灵中投下巨大阴影。柴可夫斯基也因此一度陷于苦闷、忧郁之中。加之个人婚姻的不幸，使作者的境地雪上加霜。柴可夫斯基于1877年7月与学生安托尼娜结婚，但由于二人性格不合，使柴可夫斯基的精神受到严重打击，身患重病，甚至一度精神失常。在亲友的帮助下，柴可夫斯基到国外疗养，逐步恢复了健康。在因个人遭遇和社会压抑的极度苦痛时期，柴可夫斯基还是写出了这首著名的《第四交响曲》。因此痛苦与快乐的交织在这首乐曲中表现得十分突出。

第一乐章开始的时候，由圆号与木管奏出的沉重主题，给人一种命运扑面而来的压迫感。随后的弦乐对这一乐句进行变奏与加强，在反复中，渲染出痛苦与沉重。我似乎可以看到作者在生活失意的打击下，痛苦的挣扎，求索，发问。

在这一代表命运的主题渐渐减弱的同时，我听到单簧管的独奏，辅以大管和长笛和似乎在寻找一丝丝的快乐，似乎迈入了与现实隔离的一个空间，在弦乐的烘托下，那里，命运带来的痛苦不再存在，剩余的唯有沉迷的幻梦。主题渐渐明朗化，音乐色彩变得欢乐起来。但仅仅短短的片刻，这一欢乐主题就又受到严酷命运主题的干扰，二者相互抗争，欢乐主题一度凯歌高旋，一片明朗，但欢乐庄严的氛围在不和谐的变奏干扰之下，突然变为命运主题，在圆号与低音提琴的紧逼下，气氛又重新陷入阴郁。之后二者反复拉锯。中间有一段短暂的迷梦再现，最终铜管乐下的命运主题笼罩全场，第一乐章在压抑和无奈之中结束。

相比之下，第二乐章就显得舒缓的多，开篇双簧管的独奏悠扬而忧郁，似深沉的冥思，辅以提琴的和弦，旋律逐渐走向明朗，宏大，如同优美的舞蹈。但其中蕴含的忧郁却依然挥之不去。乐章开头的双簧管独奏再度出现，多次将气氛再次带入低沉。舞曲一样的合奏主题还是占据了乐章的主体，乐章在这一主题的反复变奏中走向结束，表现了作者的心绪虽然依旧愁苦，但却在逐渐走向宁静，平复。

第三乐章中轻快的弹拨乐给人一种奇妙之感，乍听之下没有明确的感情表达，好像一群人四处闲逛。长笛与双簧管的合奏闲散而安逸，令人思绪悠然。之后铜管乐模拟出军队的节奏，这一主题和之前的长笛主题，弹拨乐结合在一起，又渐渐淡去。这里作者的情感似乎并不确定，整首乐章下来，像是幻想中的景象。但表现命运威严而不可抗拒的主题已经没有出现，整体风格轻灵而明快。作者的忧郁之感已经感受不到，或者说被掩埋在幻梦之中了。

第四乐章开始了。定音鼓，大钹敲击之下，管弦齐鸣，演奏出了恢弘浩大的庆典乐章。虽然第一乐章中的命运主题仍有出现，但很快被节日的庆鼓打断。二者交替出现，反复纠缠。最终欢乐战胜了恐惧，命运被大众的力量逆转。作者在这一乐章作有批注：“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快乐的理由，那就看看别人吧，到人民中间去吧。看看他们如何善于行乐，如何沉浸在漫无节制的欢乐感情之中。”诚然如此，这确实表现了一幅盛大的欢乐场面，表达了作者对生存的信心，对人民力量的肯定。乐曲在恢弘的庆鼓中宣告结束，命运的阴霾被彻底肃清，欢乐获得了最终胜利。

演出结束之后按照惯例，乐团进行了谢幕和返场，演奏了《康康舞曲》等曲目，不再赘述。

走出百年讲堂，我的心情尚未平静。音乐是一种高雅的艺术，交响乐更是如此。通过这场音乐会，我近距离的感受到了古典交响乐的和谐之美与无限魅力，深化了对西方音乐的理解，拓展了视野，增长了知识，获得了美的享受。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机会，接受经典音乐的洗礼和熏陶。